

三擒匪首张文宪

匪首张文宪是解放前活跃在临汝县城北段村一带的土匪大头子，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长，回乡后拉起一股土匪，在段村方圆数十里称王称霸。有段时间，另一股土匪刘殿宽受登封股匪周二云的排斥，刘殿宽无奈带着旧部也到了段村，投奔张文宪与他合伙，张文宪表面上很热情，内心却非常不满。

解放军初到临汝县时，刘殿宽带着自己的部下与解放军对抗，引起解放军的重视，多次派部队清剿刘殿宽匪众。一天，解放军某部将刘殿宽匪部围在北山一条大沟里，准备聚歼，一位排长带着十几位战士埋伏在路口，专等着刘殿宽溃匪从此逃跑时堵截。突然，排长发现对面的庄稼地里藏着一伙人，看样子像是土匪的模样。排长当机立断，派几位战士绕道悄悄将那伙人包围。当战士们的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背，喝令他们缴械时，那伙人才发觉，全都举手投降。

经过询问，才知道这伙人是张文宪匪部，其中一人自称他就是张文宪。排长一听说抓住了匪首张文宪，非常兴奋，立即将他们捆绑起来，准备战斗结束，把匪首张文宪交到团部去，但是张文宪却辩解道：“你们误会了，我是带着兄弟们来替解放军抓刘殿宽的。另外，我已派别的兄弟向你们团长报信，告诉了刘殿宽的藏身之地，估计这会儿刘殿宽已被你们抓到了。不信，可以带我去问你们的首长。”

排长半信半疑，等到战斗结束，排长带着张文宪去见团长一问，还真有这回事，团长当场将张文宪放了，还向他道歉说：“张先生，你派人报告的消息还真管用，让我军顺利地抓获土匪刘殿

宽。至于您被抓的事完全是误会，我代表全团战士向您道歉。”

张文宪假装很大幅度地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不但不相识嘛！”张文宪嘴上这么说，其实他心里另有企图。原来张文宪派人协助抓刘殿宽不假，但那是他想假借解放军之手，除掉对手刘殿宽的一计。他以为解放军不会在此常驻，除掉了刘殿宽，等解放军一走，他就可以在段村坐地交椅，称王称霸了。派人报告解放军后，他又怕解放军抓不住刘殿宽，便带了几个匪徒暗地里观察战斗情况。假如解放军抓到刘殿宽，那皆大欢喜，假如刘殿宽打败了解放军，他又可以对刘殿宽说，我也派人截取了解放军，不让刘殿宽起疑心，没想到解放军反而抓了自己。

因为张文宪协助解放军抓了匪首刘殿宽，临汝县人民政府从统战角度出发，任命张文宪为段村村长，借此稳定当地局势，这为张文宪后来发动反革命暴乱埋下了隐患。

1948年年底，根据革命形势发展，临汝县政府和段村所处的五区政府决定撤销段村行政政权，建立段村乡政府，并任命老干部姜水为乡农会主席，地方干部平根保为乡长。研究时，区政府还交代新任的姜水和平根保：你们到段村传达新决定时注意张文宪的态度，他如果对新决定不反对的话，那可以让他继续留在乡公所工作，如果表示反对，先别激化矛盾，做好工作，再说。

这天上午，姜水和平根保带十多个区干队，来到段村，见到张文宪，让他交出村里的武装后再商议建立乡政权的事。张文宪听后，当即表示不满，高声说：“建立段村乡，县里有公文没有？如有公文，我就交枪，没有公文，这事儿难办。”

姜水说：“张村长，县里没有公文，谁敢弄这事儿。”当即宣读了县政府的文件，张文宪听罢当场说：“中，这我无话可说，村里现有8条枪，明天一早我就送来。”姜水说：“好，好，张村长，今晚咱们就召开群众大会，宣布县、区命令。下午大家做群众动员工作，晚上大会你要准时参加。”

张文宪答应说：“中！中！我一定参加。”说完，就先走了。

下午，平根保和姜水，在段村布置会场，其他同志分别到各自自然村深入农户做动员工作，也没有啥事儿发生。

天黑后，会议就要召开，平根保与两个工作人员去通知村里一位积极分子开会。三个人走到村外的一棵大榆树下，瞅见从东边过来一盏红灯，飘飘而来。三人不知何情，赶紧爬到大榆树后面的土崖上，都将子弹推上膛。俯身观察动静。

三人刚藏好，又见夜色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影影绰绰看到有七八个黑影儿，也来到那棵大榆树下。这时，那盏红灯也靠近了大榆树。那七八个黑影儿呼噜噜地推动枪栓，齐声喝叫：“谁？站住！”据红灯的人威严地说：“是我！”

平根保三人一听，据灯人正是张文宪。大榆树下的人中有人问：“大哥，咋说啦？”张文宪叹气说：“不中啦！”

张文宪话未落，大榆树下的人立刻炸了锅，有人恶狠狠地说：“早下手弄事，晚下手也是弄事，我看干脆把他们一锅端了，咱拉到东大山，整整队伍，把县政府给保下来，也痛快痛快，何必受这窝囊气。”

其他人附会说：“就是！就是！”

夜色里，张文宪呼地把灯吹灭，说：“既然兄弟们有这意思，你们几个先去朱沟、王湾几个村，把咱持枪的人全部拉来，今晚段村有大会，我还是先去开大会稳住平根保、姜水俩货。你们我兄弟带着盒子枪，趁机摸到天窑里等着，其他人到后半夜动手。记住，村公所大门口路南竹园里安排5个人，带上5支长枪和手榴弹，别的人搬梯子临街房上，如果他们躲屋里不出来，就揭窟窿往里扔手榴弹，要是他们上天窑，咱正等着孙子哩！要是他们往外冲，竹园里的人听见大门响，就立即往大门扔手榴弹，有跑出来的再开枪打。今晚只要把姜水、平根保打死了，上下沟那十几个孙子，一个不留全打死，要是俩货命

大，别的人一个也别惊动。就这，都去准备吧！我还在老地方。”

说罢，土匪们各奔西散了。

平根保三人听得心惊胆战，赶紧回去向姜水作了汇报。姜水听后，说：“既然张文宪还来开会，咱们就给他来个金蝉脱壳，会议照常进行。”说完，姜水附着平根保的耳朵，说了一阵悄悄话，平根保微微点头。

会场的院子里挂起了五盏马灯，把满院子照得通明，院中间摆了两张桌子。姜水正襟危坐，专等张文宪来。一会儿，张文宪进了院子，看见院里布置得蛮像样子，他点头哈腰地对姜水说：“姜主席，人快来了，大伙儿听说要建乡，可高兴透了。”说着，掏出香烟，往姜水和平根保几个手里递。

姜水接了烟，笑着说：“老张，你这家伙还挺有威信的嘛，村里群众对你一个劲地伸大拇指，你着急，就冲你充分协助解放军的功劳，新乡政府里也跟你留把椅子坐。”

张文宪听着心里很得意，嘴里却说：“哪儿，哪儿，都是共产党英明。”

说话间，参加会议的群众都到齐了。满满地挤坐在院子里，姜水见状郑重开口说：“乡亲们到齐了，会议就要开始了，听我先说几句话。”这时，平根保在旁边插话说：“老姜，今天晚上人来得不少，干脆咱就势把各自自然村负责人也商量一下，一个会议开到底算了。”姜水说：“中，就照平乡长说的，咱们到外边商量商量。”说着，指着另外几个乡干部说：“你们也出来吧！”

几个人出门就往区政府赶，将情况向区委、区政府领导作了详细汇报。

区领导马上做了紧急部署，让平根保和姜水带着百十名区干队战士连夜又赶回段村。天大明时，他们赶到段村，先派人封锁了所有出村路口，然后带着二十多个战士进了村公所。

张文宪正在村公所里，一见姜水和平根保还假装糊涂问：“姜主席，昨晚咋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我可把村里的几条枪都拿过来了。会还开不开？”姜水也不再和他兜圈子，直接命令战士把张

文宪控制住了。张文宪继续耍赖，平根保冷冷逼问：“张文宪，昨晚你说上天窑，摆梯子、手榴弹的，那是弄啥哩！”

张文宪仍然不认罪，说：“平乡长，那是误会呀！”

姜水见状，说：“到区里再说吧！”带人把张文宪带到了区里。在村里搜查昨晚那几个土匪时，张文宪早安排他们出村了，一个也没有抓到。

张文宪被押到区政府所在地夏店村，连续审讯三天，他什么也不交代，还发牢骚说：“我协助你们抓了刘殿宽，你们都这样待我，错怪好人，我非到县里告状不可。”

直到最后，张文宪又耍了诡计，他承认自己私藏了一批武器，愿意交出来，并说：“那晚的事，主要是自己想当乡长，过后想想，十分悔恨，愿意认罪。”区政府按照张文宪的交代去收缴武器时，也只收到几支步枪和三百来发子弹。尽管如此，县区领导仍然从统战工作出发，决定将张文宪押回乡里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只要他肯在大会上坦白认罪就给释放。

张文宪二次释放后，就于第二天组织土匪举行暴乱，他先派一个混进乡农会的土匪，杀害了新成立的申坡乡的乡长范中光，接着就率匪众与另一伙土匪勾结，攻占了一个叫安洼的村庄，杀害了鹿东乡指挥员杨树德。接着，扬言要攻打临汝县城，在北山一带为非作歹，残害百姓。

在夏店村的五区委、区政府获得张文宪发动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后，立即召集紧急会议，组织剿匪，并向县政府求援，临汝县政府马上调县独立营全体战士出发，到北山剿匪。

这就是临汝县著名的平息“一五区土匪暴乱”战斗。很快，“一五区土匪暴乱”就被彻底镇压，张文宪第三次被活捉。县人民政府在夏店召开了审判大会，暴乱匪首张文宪、陈世魁等在大庭广众后被处决。

选自《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》

作者：常文理

供稿：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

讲好革命故事
传承红色基因

望蟒嘴潭与张寨村

孙建铭

张寨村位于汝州市温泉镇东南2.5公里处，是温泉镇的东大门。北汝河和牛涧河在这里交汇，形成福禄汇聚之地，形如葫芦，人称“葫芦湾”。

相传很早以前，在张寨村住着一对夫妻，没儿没女。有一天，夫妻俩在田间劳作，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条受伤的小蛇，善意怜爱之心涌上心头，便把小蛇带回了家中，治疗喂食，精心照料。夫妻俩把小蛇当作小孩子般对待，小蛇伤很快就好了，小蛇和夫妻俩和睦相处，彼此融洽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小蛇长大，竟然变成了一条大蟒蛇，吃得也越来越多。无奈夫妻俩口粮不足，再加上大蟒蛇也得吃喝，日子是捉襟见肘。为了好好地相互存活，夫妻俩商量后，决定把大蟒蛇放归张寨村旁边的北汝河里，让它自己回到自然界继续生存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夫妻俩总会不定期去看望大蟒蛇，对它关怀爱护，看到它平安健康心里才放心，大蟒蛇对夫妻俩是感恩戴义。

有一年，天旱地裂，河水断流，地里的庄稼枯死了许多。夫妻俩缺水断粮，日子难熬，再这样下去，会走向穷途末路的境地。此时的夫妻俩还在担心着大蟒蛇的处境。大旱来临，大蟒蛇经常去的蟒川也没有可吃的东西了，无奈，大蟒蛇又回到张寨。当大蟒蛇看到在汝河边焦急等待的两口子时，它激动万分，为了报答这两口子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情，就将蟒蛇头向河边的大石头连磕数下而死，报恩而死的大蟒蛇身下涌出了汩汩清泉。后来，逐渐形成了一个深坑大潭。后人把潭称为“望蟒嘴潭”，又叫“感恩泉”。此潭给人们引水灌溉带来了极大便利，时至今日，潭深水碧，泉水不竭。站在潭边向河北岸上望，一个提灌房建在汝河旁。

1993年3月，张寨村两委会班子带领施工队及百名村民，对“感恩泉”附近进行实地勘测调查方案，大干苦干，历时半年时间，建成了2300多米的提灌型引水渠——东岭水渠。此渠可灌溉张寨村东北面农田。当年村集体能建该工程，在周边乃至全市都是很宏伟的。张寨村东岭水渠的作用，不仅在于它已发挥作用滋润田地30年，还在于它以后村集体经济发展、农田灌溉和乡村振兴项目发挥重大用途。

如今的张寨村和以前相比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，张寨村家家户户有水井，打井到地下6米处便可出水，水资源丰富。河、潭、湖、田、草、村交相辉映，生态环境优美。走在张寨村的大街小巷，村容整洁、街道干净、游园清雅、乡风文明、生活富裕、产业兴旺。两幢九层楼的锦绣名家小区，建在张寨村东，家家户户安装有自来水，水质清甜。

阳春三月，春暖花开。人们畅游在张寨村集体经济基地——锦绣生态庄园，心旷神怡、花繁叶绿、春风和煦、生机盎然。园区里种植有丰蜜桃、黄金蟠桃、秋月梨、丰雪梨、大黄杏、软籽石榴、新大洋柿子、大世界果桑等21种优质果树。此庄园是张寨村两委会出资220万元，建造的500亩乡村振兴基地。园区里全部的植物，都是用东岭水渠的水灌溉的，这里边就有“感恩泉”的水在浸润。而今，已形成“春季花满园，夏秋果飘香”的果园丰景。



邵艳涛近日摄于汝河

河岸油菜花盛开

憨和尚智救太平军

从前，风穴寺有个和尚，平时受过，只知道干活，扫地、剥葱、择菜、担水、砍柴，啥活都干。寺里大小和尚都能使动他。寺里戒律多，方丈每天让和尚们背诵戒律，可是这个和尚连一条戒律也背不会，方丈常常为这事训诫和责打他，大伙儿都说他憨，叫他憨和尚。

有一年，太平军一支部队从襄邑过来。经过汝州时，在风穴寺附近打了一仗，太平军打了败仗，往登封那边退去。第二天，憨和尚到山上打柴，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浑身是血，昏迷不醒，身上还盖了不少树枝树叶，肯定是来不及抬走的受伤的太平军，藏在这儿了。憨和尚摸摸那人的身子，还热着哩，就把他背到了寺里。和尚们见憨和尚背个受伤的人回来了，都围过来看，一看那人留着长发，都吃了一惊，跑去向方丈报告：憨和尚把一个长毛背进了寺里。

方丈一听，也很吃惊。长毛是反叛朝廷的人，让官府里知道寺里收留了一个长毛伤号，那可不得了。可是佛家讲究的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，憨和尚把一个伤号背到寺里，也没有错呀！方丈犹豫不定，下面的和尚也议论纷纷。有的说：收留了长毛，风

穴寺非被官府剿了不可，赶紧让憨和尚把人背出去吧！有的说：佛家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，眼见人将死了，不管不问，传出去我们风穴寺还咋在佛门立足，不能见死不救。

方丈见和尚们吵嚷不休，忽然拿定了主意吩咐人说：“快去把憨和尚叫来，我自有话对他说。”

憨和尚被叫到方丈面前，方丈闭目合掌，不喜不怒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说道：佛家慈悲为怀，清静之地，你擅带俗人入寺，犯了戒律，如今罚你到前山九妖十八洞闭门思过，念经文九天九夜，快去，快去。

憨和尚二话没说，背了那个受伤的太平军就出了寺院，直奔九妖十八洞。原来这九妖十八洞就在风穴寺前山，历来视为险地，那里大洞小洞共有十八个，里边大洞套小洞，小洞又连大洞，深不见底，黑不见五指，不熟悉的人进了洞，摸迷了就出不来了。

过了几天，憨和尚救了太平军的事果真被官府知道了，官府就派捕头带了一队官兵，包围了风穴寺。捕头把寺里的和尚赶到大院的柏树下，说：“快把受伤的长毛贼交出

来，不然就封了风穴寺山门，把和尚们带到州府按通匪论罪。”

和尚们都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
方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对捕头说：“风穴寺乃佛门净地，绝不会收留长毛贼，官家可是听了别人的闲言，罪过！罪过！”

捕头说：“休要抵赖，消息千真万确。再不交人，莫怪弟兄们无礼。”说着就要指使兵士们搜寺。

正在这时，憨和尚出来了，对捕头说：“不要搜寺，俺们知道长毛藏在那儿。官家跟我去带人吧。”

憨和尚把官兵们带到九妖十八洞洞口，对官兵们说：“长毛就藏在这儿。”

捕头见憨和尚憨头憨脑，怪实诚，就对两个兵说：“你俩跟着他进去抓人！”憨和尚引着两个兵士进了洞口，过了烧根香的工夫，只见憨和尚一个人出来了，对捕头说：“那个长毛武功很高，在里边和两个官爷打了起来，官爷叫我出来叫人，再去几个助力。”捕头盯着憨和尚看了一阵，见憨和尚一脸憨相，只好又派了两个兵士进洞助阵。

又过了烧根香的工夫，憨和尚又一个人出洞来，对捕头说：“大人，他们几个都打不过那个长毛，让俺出来叫您进去，说大人的武功高强，能制服长毛。”捕头两眼骨碌碌一转，说：“你敢哄我，叫我碎尸万段。”

憨和尚说：“大人不愿进去，俺也不管这闲事了。”

捕头说：“我就不信他个受伤的长毛贼，长了三头六臂，走进洞。”捕头叫了两个兵士，随憨和尚又进了洞，剩下的几个兵士仍守在洞口。捕头进洞约莫又有烧根香工夫，憨和尚又一个人出来了，对守在洞口的几个兵士说：“长毛贼在里边被大人擒住了，有两个弟兄受伤了，大人叫你们进去抬人哩！”

几个兵士都随憨和尚进洞了。

过了一会，憨和尚背着那个受伤的太平军从洞里出来了。捕头和他带的兵士们都没有出来。原来憨和尚早就领着官兵们会来搜拿太平军，几天的光景，他就在洞里各处挖了好几个陷阱，官兵们进洞后，都被引到了那些没有陷阱的洞内，掉进了陷阱。憨和尚自己趁机又把太平军背出了九妖十八洞，转移到别处了。

其实，方丈罚憨和尚到九妖十八洞念经，是早打好了主意。师徒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民间故事